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frac{1}{4}$ · 字数24,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8月成都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1·852 定价（四）0.11元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1
--	---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共 中央的信.....	20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 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这封信，是在六月二十日才交给我们的。在此以前，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在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上透露了。

你们的来信，对我们五月七日信件中的合理建议加以歪曲和拒绝，对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意见置若罔闻。你们在来信中，为兄弟党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就暴露了你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

(一)

在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的問題上，中国共产党一貫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主张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協議，召开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大会，坚决反对召开分裂會議。我們过去和現在始終坚持这种立場。你們在来信中說我們“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弯”，这完全是用謊言代替事实。

事实是怎样的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倡議，主张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来消除被你們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分歧。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給你們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會議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會議取得成就，“有賴于事先克服許多困难和障碍，有賴于进行許多准备工作”。你們是忘記了这两句話，或者是沒有看懂这两句話吧。如果是忘記，这就表現你們的記憶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沒有看懂，这就表現你們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們不是明明写着，要使會議取得成就，“有賴于事先克服許多困难和障碍，有賴于进行許多准备工作”嗎？

我們采取这样的立場，是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結，共同对敌。而你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拒絕了关

于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的倡議。接着，你們就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驟，并且在一九六二年冬先后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新的逆流。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派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會談。我們原来希望这次會談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从而有利于准备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而你們对于中苏两党會談毫无誠意，并且在會談期間，发表了苏共中央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扩大和加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进一步堵塞了召开国际會議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春，为了克服你們設置的重重障碍，爭取召开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結大会，我們又一次做了重大的努力。由于你們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我們的信中只是空喚团結，而沒有就召开国际會議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所以我們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給你們的信中提出了关于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的四項建議。这四項建議是：“（一）停止公开論战，必須經過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會談，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協議。（二）中国共产党一貫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在举行这次會議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們願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會議成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則的基础上团結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繼續举行會談，是开好兄弟党會議的必要

准备步骤。我們提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五日在北京繼續举行中苏两党會談。(四)我們提議，在中苏會談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鮮、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會議，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會議作进一步的准备。”

你們在最近几个月里，干了些什么呢？

你們在今年二月十二日，背着我們向兄弟党发出一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策划對我們采取“集体措施”。我們过去多次請求你們把这封信送給我們，你們至今不給，还欠着我們的賬。

你們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通过反华決議，叫嚷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領導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險行动”。

你們在今年四月三日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接着就发动了新的反华运动。仅仅四月份，据不完全的統計，你們的中央一級和加盟共和国一級报刊就发表了一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

你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对兄弟党大肆施加压力，在兄弟党內部大搞顛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进一步同变节者、叛徒、托洛茨基分子、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相勾結。例如，你們策划志賀、鈴木等人的叛党事件，来打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你們积极联合印度尼西亚的反动势力，来打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你們积极准备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們在今年三月七日給我們的信中，为匆匆忙忙地召开分裂會議，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要在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談，六、七月召开二十六个兄弟党筹备會議，秋天举行兄弟党国际會議。这就暴露了你們要加快公开分裂的步骤。

我們认真地、反复地考虑了你們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看穿了你們要开的是一个分裂會議，所以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給你們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會議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們在这封信中建議，中苏两党会談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較為适宜；并且指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會議的准备工作也許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总之，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們始終主张“克服許多困难和障碍”，“进行許多准备工作”，召开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过去，当你們沒有就召开国际會議提出具体建議的时候，我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提出准备召开国际會議的具体建議，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現在，当你們决心要开分裂會議的时候，我們在五月七日的信中，主张用更长的时间，克服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为的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們始終反对匆匆忙忙地开会，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开来，因为这不利于加强团结，不利于共同对敌。

你們过去也說过，在进行許多准备工作之前，是不能够召

开国际會議的。苏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說，如果仓促开会，“有导致分裂的危險”。現在，你們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轉弯，要用閃电战的方式筹备和召集国际會議，这是为什么呢？

你們大概认为，你們的所謂准备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人們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們的所謂准备工作，不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結的准备工作，而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准备工作。你們不是为召开一个团結大会做准备，而是为召开一个分裂會議做准备。

很明显，你們的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多，你們为召开一次团結大会所設置的障碍也就越大，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克服这种障碍而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就越艰巨，需要的時間也就越长，离开举行一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結的大会的日期当然也就越远。

你們今年六月十五日的来信，主张匆匆忙忙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分裂會議，这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召开一个团結大会的共同願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二)

你們的来信表明，你們已經为国际會議准备好了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政治綱領。

你們在来信中說，你們在国际會議上准备“寻找走向团結而不是走向分离的途徑”，集中力量来找出“共同的东西”，以

便“制定共同的立場”。這些話完全是騙人的。

你們的來信狂妄地聲稱，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新路線的象徵”，表示要沿着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方針“堅定地前進”。你們還用威脅的口吻說，誰要是不贊成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路線，那就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保守勢力對現時代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動”，那就是“浸透了個人迷信的思想”。這就是說，你們明目張膽地要把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完成的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強加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你們所說的要“根據國際局勢已經發生的變動，補充和發展宣言和聲明”的思想，創造性地分析和解決新的問題，就是要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修正主義路線，來代替宣言和聲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

從你們多年以來一貫的主張和行動來看，你們來信中提出的準備強加於國際會議的主要觀點，它們的修正主義實質是十分清楚的：

你們所說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正在結束自己的重要發展階段，而在新社會的建設中接近新的里程碑”，這就是要搞什麼“全民黨”、“全民國家”，改變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為資本主義復辟敞開大門。

你們所說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改進合作和互助的形式”，“協調政治行動和經濟行動”，這就是要兄弟國家服從你

們的指揮棒，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變成你們的附屬國，變成你們的殖民地。

你們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鬥爭的“組織形式和方法出現了很多新東西”，這就是“議會道路”和“結構改革”論，就是“和平過渡”，就是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你們所說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正處在完成階段”，這就是取消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任務。

你們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片面地歸結為“維護和平、和平共處”，這就是不要反對帝國主義，不要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

你們用“以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狂人’為首的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概念，偷換了一九六〇年聲明規定的“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的概念，這就是要聯合被你們稱為“明智派”的美國統治集團，同美帝國主義合伙瓜分世界，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你們所說的什麼“消除分歧”啊，什麼尋找“共同的东西”啊，什麼要“帶着建設性的綱領來參加會議”啊，說來說去，無非是要強迫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接受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那一套修正主義路線。

你們最喜歡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提到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那段文字，當做自己的資本。但是，你們明明知道，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反對這段文字的。在兩次兄弟黨會議的過程中，你們再三請求，說是如果不寫上這一段文

字，你們的日子就十分不好過。為了照顧你們的困難，我們才作了妥協。在一九六〇年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曾經聲明，這是最後一次照顧。現在，你們竟然把這段文字當作推行你們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護身符，當作打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棍棒。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為什麼一個黨的決定，硬要一切黨都服從呢？為什麼不服從就算犯了大罪呢？請問這是什麼邏輯，什麼兄弟黨之間相互關係的準則呢？

必須指出，你們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修正主義路線，是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的根源。你們的這條修正主義路線，近幾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党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反對，並且日益破產。要召開一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團結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就必須對你們的這條修正主義路線進行徹底的批判。你們硬要把這條修正主義路線強加於兄弟黨國際會議，這只能表明你們決心召開一個公開分裂的會議。

(三)

你們在來信中提出的非法地籌備和召開國際會議的程序和步驟，是一整套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部署。

你們把一切都盤算好了：開什麼樣的會，什麼人籌備，什麼人參加，什麼人召集，一切都是你們說了算。在你們看來，所有的兄弟黨都不過是傀儡，只有聽從你們發號施令的資格。你們的這一套，浸透了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氣味。

第一，关于兄弟党国际會議的筹备會議。我們在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曾經建議由十七个兄弟党的代表組成筹备會議，你們不同意。我們在五月七日的信中又表示，在原則上不反对扩大筹备會議的成員，但是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你們这次来信仍然不考虑我們的合情合理的意見，硬要由二十六个党的代表組成筹备會議。

你們想必記得，成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是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會談前夕，中共中央在給你們的信件中建議的；起草委員會的二十六个成員，是由各兄弟党協商确定的。这二十六个兄弟党，只是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並沒有世襲权，并不是筹备各次国际會議的常設机构的成員，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常設机构。

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已經說過，現在的情况同一九六〇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二十六个国家中，有些国家已經出現了两个党，究竟由哪个党参加，我們同你們之間是有分歧的，許多兄弟党也有不同意見。

关于国际會議筹备會議的召开和参加的成員的問題，必須由兄弟党通过協商取得一致的意見。否則，不論召开什么样的筹备會議，統統都是非法的。

第二，关于中苏两党會談。中国共产党和許多兄弟党都认为，举行中苏两党會談，是召开国际會議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步驟。你們过去也是这样說的。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你們在来信中还說：“必須繼續苏中两党代表双边會談，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

現在，你們在來信中把中蘇兩黨會談和兄弟黨國際會議的籌備工作分割開來，對於我們在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中提出的關於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的具体建議避而不答，只是含糊其詞地說什麼中蘇兩黨會談“可由蘇共和中共隨時協商解決”。你們分明是把中蘇兩黨會談看作是可有可無，企圖撇開中蘇兩黨會談，在中蘇兩黨沒有通過協商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來籌備和召開國際會議。這不是決心要開分裂會議，又是什麼呢？

第三，關於兄弟黨國際會議的成員。你們的來信說，參加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會議並簽署文件的黨，都可以參加這次國際會議。這是什麼意思呢？大家知道，叛徒鐵托集團參加過一九五七年會議，簽署過《和平宣言》。你們顯然是要把一九六〇年兄弟黨會議一致譴責的鐵托集團拉進兄弟黨國際會議。這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你們的來信，還在國際會議的新成員問題上提出了一個荒謬絕倫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只有擁護你們的修正主義“總路線”的黨才可以參加，同修正主義宣布決裂而重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不准參加。老實告訴你們，這是絕對行不通的。如果要召開一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團結的兄弟黨國際會議，這些重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當然有權利參加，誰也沒有權利拒絕他們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一個修正主義者的分裂會議，你們要指望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同你們一道搞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陰謀，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第四，關於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召集者。你們的來信說，蘇

共負有召集国际會議的“特殊責任”，并且引证了一九五七年會議的決議和毛泽东同志的講話。但是，你們所引证的这个決議明明写着：“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負責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这就是說，必須同各兄弟党协商，才能召集會議。毛泽东同志在提到由苏共負責召集国际會議的时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党协商为前提的，絲毫也不意味着你們可以独断专行。我們还要指出，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确立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則。因此，召集国际會議必須得到兄弟党的一致同意，絕不能把一部分兄弟党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兄弟党，硬要它們同意开会。如果你們胆敢破坏这个原則，不同所有的兄弟党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協議，你們就根本沒有权利召集国际會議。

在上述有关筹备和召开国际會議的程序和步驟的所有問題上，世界各国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都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意見，这些意見都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对于这些問題，各国兄弟党必須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則，通过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談，达成一致的協議。如果你們以霸主自居，下令强行筹备和召开兄弟党国际會議，那是完全非法的，那同样的只能表明你們决心召开一个公开分裂的會議。

(四)

几年来，在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世界各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普遍地、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許多国家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修正主義者的分裂活動面前，挺身而出，在短短的時間里重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或小組，表現了共產主義戰士的伟大革命氣概和英勇的戰鬥精神，使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在這個鬥爭中，現代修正主義者日益暴露了自己的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面目，許多黨的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已經被革命人民拋到一邊。這一切，都同你們的願望相反，使你們感到焦慮不安，感到無限恐懼。

你們在來信中大肆攻擊我們什麼“加強派別活動和分裂活動，盡量使論戰尖銳化”，這只能表明你們被強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吓破了膽，已經到了神經錯亂、胡言亂語的地步。

目前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錫蘭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出現的分裂，都是你們推行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猖狂地進行顛覆活動和派別活動的結果。正是你們，揮舞指揮棒，硬把修正主義路線強加於一些兄弟黨，並且指使這些黨的修正主義領導者，橫蠻地排斥和迫害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甚至把他們開除出黨，造成了這些黨的分裂。既然這些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被剝奪了在黨內進行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權利，那麼，他們就只能重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來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下去。你們越是堅持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就越會有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重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同你們進行鬥爭。鬥爭的邏輯必然是這樣，也只能是這樣。

你們擺出一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法官的架勢，說重